

屋檐三境

梦天岚◎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DIANFENG YUEDU WENHU

| 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屋檐三境

梦天岚◎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屋檐三境 / 梦天岚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巅峰阅读文库·青春校园名家美文)
ISBN 978-7-201-08259-2

I . ①屋… II . ①梦…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44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69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我没有想到的，也仿佛是冥冥中早已安排好了的。

首先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潘·沃伦的一首《世事沧桑话鸟鸣》，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日子里打动了，这种打动是深层次的，像不断渗透下来的水，响应它的必将是内在的汹涌。如此同时，我听到了那归于庞大宁静中的水滴的声音、鸟鸣的声音，它们以一种试图唤醒什么的执拗，绕过我的耳廓，直抵隐匿于内心深处的记忆。

老实说，在写完《遗失的河滩》之后，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写这样一本书，但我后来竟然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下来了，这得感谢远人、易清华、易安、肖有亮等挚友，他们的鼓励和肯定给了我莫大的动力。随着写作的渐次铺展，那片曾以宽厚胸怀养育过我的乡土也随之日渐清晰。一切恍在昨日！只要我的十指放到键盘上，那曾经熟悉的图景就会一幅幅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奔跑着的与成长有关的往事就会一一重演。那不单单是手指和键盘的对话。不安分的手指，蓄足了马力的手指，发出阵阵清脆而轻快的声响，但我总是无数次地控制着它们行进的速度和节奏。那些人、那些事，连同时间一起，成为乡土这一母题所流淌出来的精血，容不得任何人去任意挥霍。是的，我感觉到了我的敬畏，这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无法怂恿我去改变或者萌



生轻视念头的真正原因。

属于我的痛，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沉重和没有来由，而那种看似简单，又曾经支撑过我成长的痛是如此不同。在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沉淀之后，现在回过头再去看，才发觉这种简单里有一种被我忽视的纯净和辽阔。前者让我感到颓废和疲乏，后者却让我变得振奋和坚韧。

正是在这种意念的驱使下，我接着写了《从前的院子》、《那里的坟地》等篇什，一边写一边贴到自己的博客和天涯虚拟社区的“散文天下”版，文章贴出后，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许多从不认识的朋友在文章的后面跟贴，有的还写了长达千字的评论，对于乡土，我看到了他们的血液里和我一样也蓄满了泥土的芬芳。

从写作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乡土。那些寻常的往事在经历过岁月的淘洗和筛选后，留下来的尽是生命意识里的黄金，而此刻的我，更像是一个发现了这一金矿的淘金者。我自忖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但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在挑选着这些金子的同时，也不忘挑选一些在别人看来毫不起眼的矿石。

湘西南，这片没有显著特征而又以局部的形式浓缩了多重特征的土地，这片生长水稻、麦子、红薯、土豆、辣椒的土地，在相隔二十年后，仍然在某些不期而至的瞬间将我深深打动，让我时常感到某些根须被扯断的疼痛。此刻，当我屏息静气地坐下来，我的思绪就会再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一切都是如此真实，连那晒得耳根发痛的阳光、连那陈年稻草的味道、连那从腐泥中冒出的咕咕啾啾的响声，一下子近在眼前，与我的文字融为一体。

一个作家当他在面对自己想写的生活时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遗憾，这种遗憾来自于他平时对生活的忽视。在写这组散文时，我也遇





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甚至天真地想，要是那样的一段生活能让我再重新来过，我一定要将生活中那些最自然最本质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可是，现在再来说这些已经是毫无意义了。我抛弃了许多东西，同时，我也被许多东西所抛弃了。那真是一段不太懂事的年龄。

“不顾一切地打捞。”这是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版主奔哥在看到《遗失的河滩》后的留言，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奔哥的这句话正是我写这一组散文之前的初衷。记忆的河冲淡了也冲走了许多的东西，这种“打捞”对于我而言才会如此迫切。我相信，我基本上做到了，在这样一条记忆之河里，那些可怜的、固执的并没有被冲走的东西被捞了上来，它们就这样杂乱无章地堆在那里。没有一把尺子，或者说没有一根可靠的线索来理清，但我坚信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有机地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破碎的、残缺的，却有着粗糙轮廓的整体，它们甚至是立体的，是由许多细节支撑起来的一种呈现。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沉浸于这些细节之中，一丝一毫，就像一个稻田里的拾穗者，我必须低下身子低下头，甚至放低所有写作的姿态。我只忠实于那些曾经偶尔发生过的或者无数次发生过的细节，如果这里面有令读者感动或者感叹的地方，那也是这些细节的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能量，我只是让它们释放出来，连同它们特有的不曾消散殆尽的气息。

我甚至有意或者不自量力地选择了一些带有“综合”性质的标题，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厨师，在一口锅里炒不同的菜，然后再把这些菜端到一张桌子上。当然每个人的口味是不尽相同的，但作为一个厨师，我知道我尽了力。

2007年，《天涯》杂志在“散文新锐榜”推出了《遗失的河滩》一文，引起了散文界的关注。随后《百花洲》、《长江文艺》、《文学界》、《四川文学》、《布老虎散文》等也相继选发了本书中的若干篇什。



这对于我来说，既是肯定又是鞭策和鼓励。

几年后，当我再来审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觉它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冲洗而褪色。尽管一切终将会归于宁静，无论是我们经历过的还是正在经历着的甚或是将要经历的，都将归于宁静，就像此刻的乡土，只会站在一个远离你或者是你远离它的地方，享受着属于它的春天和鸟鸣，也承受着属于它的霜雪和荒芜，但这些都已不再属于你了，你的哭泣你的欢笑，甚至你能记得的一切都已与它无关。

无边的宁静里，总是隐藏着无数颗等待救赎的心灵。因为被唤起的爱，因为不堪回首，因为人生的迷途没有尽头。

作为这本集子的作者，我只有愧对这一切，我不能将我的出生地写得更好，它的神韵只为它自己而存在，尽管它曾无私地给予过我，但它所给予的早已被我给挥霍掉了，或许是它把它们又重新给收回去了。天知道。

我只知道邵水河仍在那里昼夜不停地流淌。那流淌里曾经承载过我太多的梦想和情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也注定会被它带走，就像这一切注定会被时间的长河带走一样。

或许是年龄大了，我开始羡慕那些一直都待在某个地方终其一生的人，你不能说他们见识短浅，更不能据此就认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平庸。我之所以羡慕，是源于对单纯的渴望。就像现在，我如此复杂，如此浑浊。一个人活得太自以为是是不值得去炫耀的，除非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但更多的只是欲望的驱使。那是魔鬼给你的理由，让你去背叛。

一棵树站在那里几百年了，它仍然站在那里。它的眺望里有些什么？我们却无从知晓，忍耐的力让一棵树变得浩瀚。这浩瀚里有时光不曾挥霍掉的记忆。



而属于我们的记忆大多是虚假的、有限的，有时，就连再精确的文字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选择了记录，用这些熟悉的文字，我还是迷信它们，因为它们站在那里就像一棵树一样真实。在我的设想里，它们的命比我要长，或许若干年之后，还有人碰巧能认出它们。这样的设想经常给我以莫名的鼓舞。

我是如此贫乏，因此不能赋予它们太多。可怜见，它们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或许是我走得太远了，每回来一次都会被新的事物所拖累，心有不甘总是一件坏事；要么长年躲在外面，继续自欺欺人。当我终于懂得没有什么永恒，心里又有了些许的安慰。

人总是在用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尤其是像我等这样的小文人，一边不甘心现实，一边又不断地拔高梦想，结果让梦想和现实越扯越远，扯着扯着，一切也就给扯淡了，落下无法跨越的鸿沟。幸好还能自欺欺人。

写作有时就是一次围剿，是属于文字和时空的厮杀，很残忍，文字获胜的几率很小，总是遍体鳞伤的时候多。在写下它们的时候，我的安抚显然是多余的。

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认识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自责当中。但这些似乎都无济于事。

现在，一个异乡人再度平静下来，像审视一个陌生人一样审视自己。就像我写下的这些篇什，在不同程度上都明显带有自传的性质，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暂时性的交代吗？或许是。

《异乡人》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这不仅仅是对自身身份的一种确认，也是对个体精神层面的一种审视。在今天，我相信人的异乡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太多的人为此感到困惑，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从脚到心，在这里所指的不只是身体上与家乡的距离。





真正的距离是时空带来的，包括我们的想象在内，它企图混淆一切，然后又把这一切交还给可怜的肉体。我除了承受，别无他途。

最终，我所承受的一切都将落实到文字的肩膀上。我从来没有高估过它们，我知道，它们的肩膀并不硬朗，这与我密切相关，任何带有虚幻色彩的高蹈之举，都将跌落于尘埃。出于一种写作的策略，我不得不让它们回到还算坚实的大地，不得不让它们成为风尘仆仆的苦行僧。我紧紧地跟在它们的后面，一路目送着它们，直到它们渐渐地走远，直到尘埃散尽。

更多的是回头，看看，再看看。丢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却捡不回来。

故乡，或者异乡。终于到了这样一天，连自己也快要弄丢了。因为不断地寻找，或者，因为不断地追逐。谁知道呢？

2012-10-9 于娄底鸿都苑



目录

CONTENTS

自序	1
----------	---

第一辑 故乡

遗失的河滩	2
从前的院子	11
月光下的魂魄	19
门前有条路	27
屋后有座山	33
稻田里的事情	40
越来越远的老屋	50
狮灯记	61
童年底片	68



第二辑 异乡人

傍晚	96
子夜的街头	99
瓜棚架下	101
与狗为邻	108
呼吸	121
长沙的阳光	129
时光·气息	137
异乡人	146



第 辑

故 乡

一群白肚鲫鱼又迎来了它们产卵的季节。

一群陌生的孩子站在河岸上，他们瞪着一双双懵懂的眼睛，他们还无法知道水的深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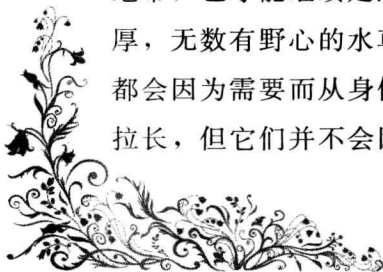
遗失的河滩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些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我最怀念的，不是
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

——（美）罗伯特·潘·沃伦

有几年，邵水河里的水枯瘦得不像个样子了。它紧贴着河床的底部，它的骨架以及从前的冲动和刁蛮不知到哪里去了，但此刻它用了劲，只是努力地把自己拉长，拉得更长更细，像拉扯着拧在一起的红薯糖，却不断掉。只有当远处的人走近了，一直到它的跟前才能听到它的响动，那有几分嘶哑的沙沙的响动仿佛是水里间或暴露的石头棱角发出来的，就像一匹灰色的绸布在河的皱褶处被石头给挂住了，紧接着又被撕开，因为不是太用力，裂开的口子也不大，但老是挂住，又老是被撕开。

正是因为这样，向它走近的人才能走过一段踏实而又柔软的潮泥地带，也才能继续走过或时而隆起或时而凹陷的沙滩地段。潮泥肥而厚，无数有野心的水草在上面竞走，它们水嫩而光鲜，它们的腿随时都会因为需要而从身体的某个部位里钻出来，它们的身子也在不断地拉长，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细，这一点与邵水河的水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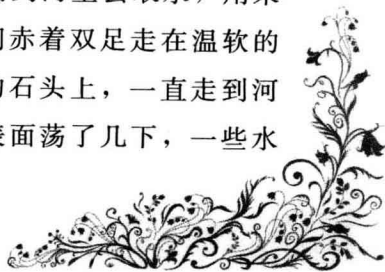




明显的区别，它们是我那个时候见到的唯一具有动物性的植物。若是在早上，它们的叶尖就会像刺刀一样挑着晶亮的露水，让每一双经过的脚隔着布鞋都会感到一阵阵沁凉。它们的队伍很快就庞大起来，就连沙滩地段也随处可见，只是竞走变成了攀爬，且它们的根茎要细小得多，柔软得多，它们想更快一点（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盲目），它们的足底却变得轻浮，甚至有点打滑，它们想把根须扎牢一点，或者想抓得紧一点，但往往事与愿违。它们经常被扯起来，像一条条细长的蜈蚣，它们的根须上细细密密地沾着黄褐色的沙子，只轻轻一甩，沙子就会细细密密地落下来，那些根须就像是刚从水里洗过被捞上来了一样，白生生的。一同被翻出来的还有滑溜的小石子，它们用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告诉我们水流的方向和时间的久远。当然还有一些鱼的骨头，间或还会有一只鸟的头盖骨，曾经还有人在这里找到过人的牙齿，它们混杂在石子中间，成为另外一些石子，被几只黑衣蚂蚁辨认出来，无论是鱼是鸟还是牙齿，也无论是空气还是水，它们都曾游过、飞过、浸泡过，现在它们安静下来，包括它们的回忆。

清晨的河滩多雾，一眼望去像是腾腾的热气，十米之内，不时有人钻出来，或挑着簸箕、或扛着锄头、或提着木桶、或捏着缰绳牵出一头磨磨蹭蹭的水牯。这里有点像圈地运动，只要用锄头率先划拉出一条地界来，这地就归谁家所有，旁人绝不会涉足。当然，他们不会太贪心，大多量力而行。被我唤作伯父、叔叔、婶娘的人们早在河滩上像开荒一样开出了一溜一溜的地头，许多水草被锄断，用来喂猪喂牛喂水塘里的鱼，或者堆在河滩上让太阳晒干，再一把火烧了，作了底肥。一片一片的白菜、辣椒、红薯、高粱因此长势良好。

我们经常赶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提着木桶到河里去取水，用来浇灌白菜和辣椒。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赤着双足走在温软的草地上，走在细腻沙滩上，走在坚硬而滑溜的石头上，一直走到河床的最底部，那鼓圆的木桶在流动着的河水的表面荡了几下，一些水





藻的碎末和草叶就会打着旋被水冲走。抓着桶把的手一用力，木桶就会一头扎进水里，待它沿着水里划动的弧线提上来时，已是满满的一桶水，那水激动的样子直晃得波光像白肚鲫鱼一样在桶沿处上蹦下跳。真正的白肚鲫鱼总是成群结队地在水底出现，它们总是逆流而上，它们黑黢黢的背脊像蹿动的水墨，只有当它们在水的流动中突然感到很激动的时候才会电光火石般地亮一下自己的白肚皮。十米开外，有时也有白肚皮从上游一闪一闪地漂下来，那是死鱼的肚皮，有的已经发臭……

年届七旬的祖母没有在河滩上开荒，她用一根扁担把一只鸡笼搭在肩上，十几只仔鸡扑楞着翅膀，随着祖母身体的摆动，在鸡笼里颠簸。在河滩上放鸡是祖母打发余年最为惬意的一种方式了，那些仔鸡一旦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就憋足了精气神，直往地里头钻，白菜叶上的大青虫、蚜虫，辣椒树上的飞蛾、花斑长脚蚊，都逃脱不了它们的眼睛，有时为了追赶一只花蝴蝶，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冠红脖子粗地追过来追过去，实在追不到了，也只好无奈地望一眼半空中那越飞越远的小斑点，然后重又埋下头去，继续打理那正在腐烂的草根和已经破败的白菜叶子。祖母坐在河滩边的一块石头上，只是远远地看着。祖母喂养的仔鸡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开始疯长，不等它们的翅膀全部丰满，公鸡和母鸡就有了十分明显的区别，祖母喂的鸡总是母鸡居多，祖母渐渐有点昏花的眼睛却总是在小鸡刚刚破壳而出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了。祖母喜欢母鸡，村里所有的人都喜欢母鸡，因为母鸡能下许多的蛋。不等太阳下山，祖母就会把鸡笼子打开，扯开嗓子吆唤，那些仔鸡听到吆唤后，都不约而同地从地里钻出来，聚到一起，然后齐刷刷地打着飞脚直奔过来，不讲一点价钱就往鸡笼里钻。祖母的动作有点迟缓，但显得很从容，她把笼门的插销插上后，又半蹲着身子，将扁担穿过笼背上的提缆，嗨地一声搭上肩，然后站起来，沿着河岸上弯弯扭扭的田间小径弯弯扭扭地往回赶。至于落在她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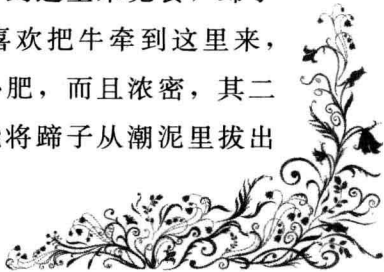


的那几声长叹到底隐含了多少东西，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陷入沉思的河滩总是把日子当作是它唯一的出口。

隔三岔五会有一个赶河鸭的赶着一群鸭子经过河滩，咄啰——咄啰——咄啰，他一边挥动一只系着一根红绸带的长长的竹竿，一边从挎在腰间的篓子里抓出一把谷子，像天女散花一样地撒向鸭群。鸭子迈着八字步走在河滩上，一边剧烈地晃动着它们肥肥的尖尖的尾部，一边努力拉长着它们的脖子，像探测地雷一样，扁扁的黄色的嘴紧贴着地面行进。它们只是一群行色匆匆的过客，很快它们就会下到水里去，这个时候的邵水河就是它们的天堂。它们有的在水面上使劲地拍打着双翅；有的用头和脖颈在背上擦过来擦过去；有的把头直往水里钻，一对对黄色的脚蹼不时翻弹在水面上，在水浅的地方，一小片一小片浑水在流动中不断地恢复原有的清澈，一些泥沙、虾米、河螺、草蔓得到了挑选；还有的昂着头一边嘎嘎嘎地叫着唱着一边相互追逐着嬉戏着，一些白色的或者黑色的鸭毛飘浮在水面上，毛茸茸的，像被吹落的蒲公英，随着荡漾开去的波纹顺流而下。顺流而下的还有赶鸭人韵味而悠长的吆喝声。

在离荷叶村和河滩的地方，有一座桥，是用十几个石头垒成的巨大的桥墩支撑着的只是由预制板搭成的宽约一米五左右的桥板。现在站在河滩上望过去，整个一座桥就囫圇地摆在那里，桥墩的下半部一圈一圈地缠绕着一些干枯的树枝、草屑和泥沙，显现出河水褪去的痕迹。桥下的石阶早已被河水冲得油光可鉴，石阶下面是水流长年累月冲击而成的一个深坑，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口深潭，自从邵水绕过石桥后，这里的水就断了流，既不流进也不流出。深潭过去又是一大片的河滩，只是这里的河滩要潮湿许多，若有牛到这里来觅食，蹄子大多会陷到泥里去。沿河乡村里的放牛娃总是喜欢把牛牵到这里来，牛一到这就舍不得走远，其一是这里的水草格外肥，而且浓密，其二是每挪动一个地方牛们就要费掉不少的气力才能将蹄子从潮泥里拔出





来。牛一懒得动，放牛娃就跑得欢了，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在河滩上玩尽各种能玩的花样：摔跤、打纸牌、堆沙堡，有时还骑到牛背上去，最热闹的要算是看牛斗架，往往是两头势均力敌的大水牯斗到一起，今天斗红了眼明天又接着斗下去。两对胀鼓鼓的牛眼一碰上，就各自朝着对手直逼过来，快要靠近时，各自把头弯埋下去，贴着地面，将盘在头顶的硕大的角再顶出去，哐当，那是铁与铁的碰撞，仿佛要碰出火星来，角尖的锋芒钝而利，一旦被对手挑中软弱的部位，轻者皮破血流，重者伤筋断骨。分出胜负后，败的一方往往会有意避开对手，当然这种意愿能否实现取决于它的主人，尽管不舍，脸上无光的主人还是会把它牵到偏僻一点的河滩去，仿佛落败的不是牛而是人，这样的主人就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单了，他只有远远地看着这边的热闹，而不敢轻易靠近。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去河里游泳。大人们把红毛水鬼说得跟真的一样，他们说红毛水鬼经常躲在河边的柳树下或河底的水草里，一旦碰到小孩子从树边过或者到水里游泳，它们就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来专门拖小孩子的脚后跟。当然，红毛水鬼谁也没有遇到过，当河滩出现后，我们便相信浅浅的河水已无法让红毛水鬼藏身，胆子就又一点点大起来。

由于石桥太窄，而我们又不得不牵着牛打上面过，惨剧就难免发生。有一次，一头母牛的后面跟着一头小牛犊，小牛犊还只有几个月大，睁着一双圆鼓鼓水汪汪而又十分淘气的眼睛，睫毛长长的，长到令人心痛。行至桥的中段时，活蹦乱跳的小牛犊突然挤到母牛的旁边，拉长着脖子去吃奶，结果被懵懂无知的母牛给挤了一下，小牛犊猝不及防，一脚踏空后摔了下去，首先是身体落在石阶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紧接着滚落到深潭里去了，只见深潭里的水剧烈地震荡了一下，小牛犊就不见了踪影，一长串水泡咕咚咕咚地从水底冒了上来，就在发呆的工夫，水面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几天前，一群放牛娃还脱光

